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训诂与文字

——
黄建中自选集

黄建中 著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训诂与文字

黄建中自选集

黄建中 著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诂与文字——黄建中自选集/黄建中 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2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ISBN 978-7-5622-7554-1

I. ①训… II. ①黄… III. ①训诂—文集 ②古文字学—文集 IV. ①H13-53
②H0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9675 号

训诂与文字

——黄建中自选集

© 黄建中 著

责任编辑: 石亚培 冯会平

责任校对: 肖绪旭

编辑室: 学术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 027-67863280/3426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定价: 33.00 元

封面设计: 新视点

封面制作: 胡 灿

电 话: 027-67863220

邮购: 027-67861321

邮编: 430079

电子信箱: press@mail.ccnu.edu.cn

督印: 王兴平

印张: 11.75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库

编写说明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已走过百年,其前身为文华书院大学部 1909 年设立的中国文学系(文华大学 1924 年更名为华中大学)。百年来,华中学人严谨治学,代有建树,为今天文学院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基础。此次借“211 工程”建设项目东风,并获得学校和出版社支持,我院筹谋编辑“教授文库”,逐年推出教授自选代表作,结集出版,旨在弘扬学术,传承薪火,以延文学院之文脉,亦尽我辈之责任。

文学院教授文库编委会

弁 言

一

这次我将 1981 年以来所写“训诂”与“文字”方面较重要的文章集中在这里。

“训诂”就是对古代语言的训释或解释,即是人们所常说的“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它对阅读和研究古文献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是阅读和研究古文献的重要工具与桥梁。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要对古文献的语言进行训诂,首先就要对文字进行训诂。所以“训诂”与“文字”也是紧密相联的。

“训诂”是以解释用汉语和汉字记录的古文献开始的,所以这里所说的“语言”是指“汉语言”,特别是指“古汉语言”;所说的“文字”也是指“汉字”,特别是指“古汉字”。

我从 1981 年以来,参加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的成立筹备和撰写《训诂学教程》(1988 年荆楚书社出版)一书,又陆续写了一些“训诂”与“文字”方面的文章,现在一些训诂学界、文字学界、考古学界、文献学界和文化学界的学者朋友常来信或来电索要这些文章。为飧朋友,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下,这次我将这方面一些较重要的文章,选出集中在这里。

二

这次所选文章共分五编,下边就将所选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背景作一些简单介绍:

第一编“训诂和训诂学”的第 1 篇为《“训诂”释义》,是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论文,又载《华中师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文中对“训诂”和“训诂学”作了较明确的界说,被中国人民大学训诂学教材《训诂学论文集要》收入为第一篇,又作为黄建中著 1988 年荆楚书社出版的《训诂学教程》的第一章,名为《训诂和训诂学》。

训诂与文学——黄建中自选集

第2篇,《黄季刚先生——真正训诂学之奠基人》(台湾“第一届训诂学学术研讨会”论文,1993年12月;又载《训诂论丛》,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黄侃先生自1928年始在中央大学讲授训诂学,初创训诂学的理论体系。自从黄侃先生建立起这一训诂学的理论体系之后,这一类的训诂学著作才大量出现,前后达数十种之多,但大都是以黄侃先生1928年始在中央大学讲授训诂学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为架构。

第3篇,《读黄侃季刚先生批改的〈尔雅义疏〉》,是为1985年10月在南京大学举办的“黄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论文,又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清代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对中国的第一部训诂专书,也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尔雅》所作的疏释。黄侃先生批改的《尔雅义疏》,对《尔雅》的书名、篇名和体例作了精到的阐释,并对郝懿行《尔雅义疏》的几千条误释作出了纠正。《读黄侃季刚先生批改的〈尔雅义疏〉》对黄侃先生批改《尔雅义疏》的理论条例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探讨和阐释,极大地方便了大家阅读和掌握《尔雅》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

第4篇,《〈广雅疏义〉点校前言》,是为清人钱大昭的《广雅疏义》所作的整理、标点、校勘而写的一篇《前言》。《广雅》,是魏代张揖(字稚让)为广补《尔雅》而撰的中国汉语第二部大型古汉语词典,也是又一部重要的大型训诂专书。清代有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和钱大昭的《广雅疏义》对《广雅》进行疏释。王氏《疏证》当时就得以刊行,而钱氏《疏义》未得刊行,且稿之抄本流失到日本,日人于1944年以“静嘉堂文库”名义影印刊行。1984年,山东大学殷孟伦先生以日本静嘉堂影印《广雅疏义》一抄本示黄建中。黄以此本与王念孙《广雅疏证》相比较,发现该书有其特色:如王《疏》重在“以古音求古义”,对《广雅》的某些字释之甚详,对另一些字则不释;而钱《疏》则重在广引书证以释义,对《广雅》所释之字则不漏疏,这有益于人们阅读和利用《广雅》。但是,稿本由于是抄工所为,其中错字、别字、衍字、脱字、不规范的手写俗字和不常用的异体字,比比皆是;且所引书证之书名、篇名、词句亦多有讹错。黄建中征得殷孟伦先生的同意,邀李发舜同志一道,在中华书局赵诚先生、张力伟先生和华中师范学院科研处邓宗琦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纠正其抄本中的讹、误、衍、倒,写出校记,并加以通行标点。经过五年的艰苦工作,于1985年点校全部完成,交中华书局审核付排。由于中华书局人事变动,赵诚先生退休,张立伟先生调走,排印稿的校改工作停止;直到2010年,才由书局古籍编辑室主任秦淑华博士接手校改,编出索引,于2016年3月出书,使得这一流失日本的重要训诂专书而能够得以面世。本《前言》就写出了钱大昭《广雅疏义》书稿的重要性及流失日本到精校、标点本出版的艰苦漫长历程。

第5篇,《〈方言笺疏〉点校前言》。《方言》,旧传为汉代扬雄所撰,是我国

第一部汉语方言比较词汇专书,也是一部重要的训诂专书。清代钱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博引群书,为《方言》作了笺疏,但其中也有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与李发舜合作,将钱绎的《方言笺疏》全书进行了新式标点,改正了其中的一些误引、误释之处,使之成为一个更为方便使用的较好的本子。中华书局于1991年11月出第1版,2013年10月又出第2版。

第二编第1篇,《擂鼓墩一号墓天文图像考论》,与张镇九、陶丹同志合作,黄建中为主要执笔人,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本文运用训诂和文字考释的方法,对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的“二十八宿古天文图像”进行了考证,将中国二十八宿的提出和命名,比中国传世文献的记载提早了400多年,彻底地否定了中国的二十八宿来自古印度和古希腊之说,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席泽宗研究员评价为“大作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希望能早日发表”;又《辞海》分册主编、南京师范大学徐复鸣谦教授评价说:“尊文考释精当,无任钦迟。说‘西紫’、‘东紫’为‘室’、‘壁’二星,吾无间然。其他说‘方’为‘房’,说‘繹’为‘毕’,说‘圭’为‘奎’,求证通假,均属可信”;美国 K. Brecher 将此文改写成《论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和意义》,以我们四人的名义提交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一次上古天文学会”,并作发言,受到好评。

其他如《“重黎”考辨》、《〈山海经〉是一部记录我国上古口传的史地书》、《炎帝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李白寓居安陆诗文选注〉前言》、《中国孝道文化的思辨》等文,亦是运用训诂与文字考释的方法,解读古文献中的人和事,为阅读和研究中国的古文献服务。

第三编“《说文解字》与汉字字源学、汉语语源学”的第1篇《黄侃先生〈说文〉学探论》、第2篇《从黄季刚先生批注〈说文解字〉看先生之字源学说》和第3篇《〈说文笺讲〉整理前言》都是探讨黄侃季刚先生的“《说文》学”和“字源学说”。所谓“字源学说”,是章太炎和黄侃创立的“分析汉字的音、义关系而系联出同源字,以求得文字的系统与根源”的一门科学。正如黄侃季刚先生在《声韵略说》中所指出的:“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令诸夏文字,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汉字字源学说”,章太炎撰《文始》开其先河,而黄侃季刚先生在其《〈说文〉略说》(载《黄侃论学杂著》,196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黄侃手批〈说文解字〉》(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套色影印)和《说文笺讲》(黄建中整理,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这三篇文章对黄侃先生的“字源学说”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并将黄侃先生的“字源学说”与章太炎先生的“字源学说”进行了比较的研究,指出其中的是与非,对研究章、黄的“字源学”有所帮助。

训诂与文字——黄建中自选集

第四编“甲骨文与甲骨刻辞语言研究”，选取了《甲骨刻辞疑义解诂小札》（与陈代兴合作，“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论文，1988年4月，西安）、《试论甲骨刻辞的词汇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甲骨语言研究中心主办的“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1990年10月；载胡厚宣、黄建中主编《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和《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两巨星——董作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载香港《中国语文通讯》，1995年第12期）。殷商甲骨文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成系统的最古的汉字，殷商甲骨刻辞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古的地下出土汉文文献。1988年4月，我在西安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提出：我们的训诂，既要关注中国传世的古文献，也要关注地下出土的文献，如甲骨刻辞、金石铭刻、竹简帛书等等。我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商史和甲骨学专家胡厚宣先生的支持，并提议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甲骨语言研究中心”。回校后，我将胡先生这一意见反映给校、系有关领导，得到邓宗琦副校长和中文系系主任黄曼君教授的支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1990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了“华中师范大学甲骨语言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和第一次“甲骨刻辞语言研讨会”。本编的文章大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写成。

第五编“黄侃研究”，选取了《黄季刚先生著作分类录》（载《中国海峡两岸黄侃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一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和《黄侃先生与辛亥革命——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作》（本文是为2011年5月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在武汉联合举行的“湖北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黄建中（执笔）、李昭民、程翔章、夏雯合作）两篇文章。黄侃先生（1886年——1935年），字季刚，号季子，谱名乔馨。先生幼承庭训，长事大师章太炎先生，终岁劳勤，手不释卷，笔不辍耕。经史子集，六艺百家，皆在研读之中，读有所得，或识于书端，或形成论著，蔚然成一代国学大师。但因年五十而终，许多著述来不及董理发表，留下大批遗稿。幸赖其子女及门生护持、移录，才得以保存。今据徐复先生《黄季刚先生遗著篇目举要初稿》、黄焯先生《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潘重规先生《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黄季刚先生之笔名》、黄念容女士编《量守居士遗墨》和王庆元先生《黄季刚先生遗著知见录》，参看已发表和出版的黄侃先生著作及有关研究、纪念文章，调查访问黄侃先生亲属、弟子、再传弟子和湖北省图书馆馆长徐孝宓先生等有关人士，查看保存在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和其他有关人士手中的黄侃先生著作手稿或抄写、移录稿，编成此《黄季刚先生著作分类录》，依内容分为一十五类；稿若已出版，则在稿名后注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若尚未出版，则在稿名后注明现存何处。本《分类录》是黄侃先生著作及手稿最全的分类录，对保存、研究和利用黄侃先生

著作有其作用。

黄季刚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国学大师，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者。他早年在武昌崇文普通中学堂读书时，接触积极参加反封建专制的宋教仁、董用威（即董必武），参加反对监学李贡三的斗争，结果被开除学籍。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参加孙中山组建的“同盟会”，并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1906年，章太炎先生因《苏报》案，系于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狱，三年期满出狱，孙中山即派人迎赴日本东京，入同盟会，主持《民报》社。黄侃先生拜章氏为师，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10年秋，即辛亥武昌首义前夜，革命党人有在湖北图大举者，函促先生归国，共商大计。先生即返至武昌，嘱友人：当务之急在于发刊办报，积极做好宣传、鼓励和激扬民气，发展革命组织等工作。黄侃先生还亲自深入民众，往来于武汉、家乡蕲春之间，做扎扎实实的组织发动民众工作。并在鄂东南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和同湖北接壤的安徽宿松、太湖八县组织“孝义会”；在革命党人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上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篇反清檄文；在辛亥首义的革命军与清军的激战中，黄侃先生急回家乡湖北蕲春发动“孝义会”，拟从鄂东北上以捣清军其背，武装援助武汉，因当地土豪劣绅报告了田家镇清驻防水师总兵，急命水师前往围剿，先生不得已乃辗转赴上海。辛亥首义失败后，先生以为“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更深研典籍，殷勤传学，在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雅学、经学、史学、文艺批评学、文选学、哲学、目录版本学、诗词文创作等诸多领域，承传创造，先后写出二百六十余种著作，一千余首古近体诗，三百余首词，成为一代伟人！

我到目前为止，已出24部专书，140余篇文章，近100首诗词，为方便大家了解，特附录供大家参考。

三

我能写出这些文章和书，首先要感谢我的大学老师杨潜斋先生和高庆赐先生，南京大学训诂学研究班的导师洪诚先生、陆宗达先生、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我的私塾老师杜建国先生、舒宗藩先生。是杨潜斋先生、高庆赐先生、洪诚先生、陆宗达先生、殷孟伦先生、徐复先生引我走上学习和研究“训诂学”与“文字学”之路，是我的私塾老师杜建国先生和舒宗藩先生引我从小读背《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等古籍，为学习和研究“训诂学”与“文字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我还要感谢我的大学老师方步瀛先生、石声淮先生、邢福义先生、郑远汉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厚宣先生、华中师范大学文献研究所张

舜徽先生,是他们在我的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学、语言学、甲骨学等方面给了诸多帮助和指导。

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友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教授、王宁教授、北京大学郭锡良教授、台湾师范大学陈新雄教授、南京大学许惟贤教授、中华书局赵诚教授,是他们在我的学习和研究“训诂学”与“文字学”之中,给了我诸多帮助和启发。我要在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第一编 训诂和训诂学

“训诂”释义	(3)
黄季刚先生	
——真正训诂学之奠基人	(12)
读黄侃季刚先生批改的《尔雅义疏》	(19)
《广雅疏义》点校前言	(35)
《方言笺疏》点校前言	(38)

第二编 训诂运用

擂鼓墩一号墓天文图像考论	(45)
“重黎”考辨	(57)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我国上古口传的史地书	(68)
炎帝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72)
《李白寓居安陆诗文选注》前言	(75)
中国孝道文化的思辨	(84)

第三编 《说文解字》与汉字字源学、汉语语源学

黄侃先生《说文》学探论	(95)
-------------------	------

从黄季刚先生批注《说文解字》看先生之字源学说·····	(110)
《说文笺讲》整理前言·····	(118)

第四编 甲骨文与甲骨刻辞语言研究

甲骨刻辞疑义解诂小札·····	(123)
试论甲骨刻辞的词汇研究·····	(132)
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两巨星 ——董作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	(137)

第五编 黄侃研究

黄季刚先生著作分类录·····	(149)
黄侃先生与辛亥革命 ——为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而作·····	(166)
附录·····	(172)



第一编
训诂和训诂学



“训诂”释义^[1]

训诂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训诂学对我们阅读古籍、研究古代汉语、继承祖国文化遗产仍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什么是“训诂”？何谓“训诂学”？历来说法不一。直到近代和现代，看法仍然有分歧。如有的说“训诂是关系字义方面的一种专门学术”，有的说“训诂学是书本子上的考古学”，有的说“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这不仅是一个名称和定义问题，而且牵涉到训诂学研究对象、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方法，所以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

“训”、“诂”二字连用，始见于毛亨释《诗》。他用《诗诂训传》作书名。这是我们看到现存文献中最早把“诂”、“训”连在一起的一部书。

对于其中“诂”、“训”、“传”三字的理解，唐朝孔颖达在他的《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疏》中说：

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

同时，孔颖达又说：

故训者，故昔典训。依故昔典训而为传，义或当然。

孔颖达的这些话是自相矛盾的，前面说《毛诗诂训传》是“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后面却说“依故昔典训而为传”，这说明他自己没有一个一定的看法。所以清人马瑞辰在他的《毛诗诂训传名义考》中批评说：

《正义》谓其“依《尔雅》训诂为《诗》立传”，又引一说谓其“依故昔典训而为传”，其说非也。

训诂与文字——黄建中自选集

孔颖达的这些解说虽自相矛盾，但他看到“诂”、“训”、“传”都是“注解之别名”，这一点还是对的。由于训诂学的“训”和“诂”与《毛诗诂训传》“诂”、“训”、“传”三字关系密切，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弄清《毛诗诂训传》的“诂”、“训”、“传”三字的意义。

首先，我们认为《毛诗诂训传》的“诂”、“训”和“传”都是注解的别名，其意义是并列的。

其理由如下：

(一)“诂”字，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作“训故言也”。所谓“训故言”就是训释故言，也就是训释古言的意思。“训”，《说文解字》释作“说教也”。所谓“说教”，用清人段玉裁的话说，就是“说释而教之”^[2]，也有解释的意思。“传”，《说文解字》释作“遽也”，又《说文解字·辵部》：“遽，传也。”“传”与“遽”二者互训，都是讲的本义“传递”的意思。《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汉·郑玄注：“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唐·陆德明《毛诗音义》释《诗·大雅·江汉》谓：“以车曰传”，“以马曰遽”。可见“传”的本义是以车而使，由车辗转而使，引申出“转”义。注释、解说是转述他人之意，所以也可叫“传”。由上所述，我们可说“诂”、“训”、“传”都有注释、解说的意思，都可说是注解的别名。

(二)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唐·陆德明的《毛诗音义》说：

“故训”，旧本多作“故”，今或作“诂”，音古，又音故。

又说：

“诂”、“故”皆是古义，所以两行。然前儒多作“诂解”，而章句有“故言”。郭景纯注《尔雅》，则作《释诂》，樊、孙等《尔雅》本皆为《释故》。今宜随本，不烦改字。

这里，陆德明明确指出：“诂”和“故”都有古的意义，“所以两行”。又引郭璞注的《尔雅》本作《释诂》，而樊光、孙炎《尔雅》本作《释故》。可见《毛诗故训传》也就是《毛诗诂训传》。作为注解的别名，可写作“故”，也可写作“诂”。

(三)“诂”、“训”、“传”作为注解的别名，可单用“诂”，可单用“训”，也可单用“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易》有《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等。

《尚书》有《传》四十一篇。

《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等。

《礼》有《周官传》四篇。

《春秋》有《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十一卷，《谷梁传》十一卷，《邹氏传》十一卷，《夹氏传》十一卷等。

《论语》鲁有《传》十九篇。

《苍颉》有《苍颉传》一篇，杜林《苍颉故》一篇。

《老子》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可见“诂”、“训”、“传”都可做传注的称谓，都有注释、解说的意思。

(四)由于“诂”和“训”都是注解的别名，所以“诂训”可以说成“训诂”。

考古籍，首先把“诂训”说成“训诂”，时间在西汉。如：

扬雄《答刘歆书》：“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轺轩之使所奏言。”到东汉时，“训诂”的使用就多起来了，如：

《公羊传·定公元年》：“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何休《解诂》：“读谓经，传谓训诂。”

班固《汉书·扬雄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更多，如：

魏·张揖《上〈广雅〉表》：“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

又《光武十王东平宪王苍传》：“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又《崔骃传》：“年十三，能通《诗》、《易》、《春秋》，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

又《张衡传》：“著《周官训诂》。”

上面所引用“训诂”，亦即“诂训”。

(五)又由于“诂”可写成“故”，《汉书》中载“训故”之处更多。如：

《汉书·艺文志》载：“《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

又：“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汉书·儒林传》载：“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

又：“宽为梁孝王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

又：“谊为《左氏传》训故。”

《汉书·刘歆传》载：“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说《毛诗诂训传》中的“诂”、“训”和“传”都是注解的别